

前几天从外地返回蓬莱，汽车行驶于正在扩建的荣乌高速烟台至蓬莱段，沿路是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。路两侧的大型施工机械轰鸣着，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行进，新鲜的岩石和泥土裸露在阳光下，闪烁着湿润的质感和光泽。头顶上，在建的立交道路凌空飞架，已显示出庞然轮廓，车辆穿行其下，小如玩具。扩建完成后，这条繁忙的高速路将由双向四车道扩为八车道，浩浩车流必将更加驰骋通畅。

不远处，与高速公路相邻的“平行线”是高速铁路，彰显着空气动力学美感的流线型“复兴号”瞬间驶来，又像一颗子弹瞬间飞过。人们感叹着：中国速度，真是一个快呀！

看着车外的景象，我突然想起了古城蓬莱那条落满千年风霜的古老驿道。今天，在时代的征程上，它已老迈不堪，但它辉煌灿烂过，每一寸都写满了故事。它见证并成就了蓬莱这座古“登州府”的兴盛，那曾经是山东半岛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军事中心。我应该尽快去拜访它，趁它在人间还有痕迹，或许会捡拾一枚岁月足印，听到一声时空长叹。

“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——在我心中，这是关于古驿道的绝唱。在这样的意境中寻幽古驿道，不啻在时光荏苒中徜徉历史长河。

### (一)

苍凉孤寂的古驿道从蓬莱古城的西部出城，向西蜿蜒伸展。

建于北宋年间的古驿道，作为古城的血脉，维系着古城日升日落中的四季运转。根据蓬莱古城地方史专家的考证，从蓬莱古城的南城门位置出发，沿古驿道的线路依次经过窑坊、三里桥、司家庄、西沟、秦家沟、李庄，这些过去的城郊山野村落，如今都变成了城区街道，已难寻古驿道的踪影。

古驿道在蓬莱境内每十里设一个“墩”，共三个——“十里墩”“二十里墩”“三十里墩”。“墩”即“烟墩”“烽火台”，是古时交通要道传递紧急信息的必备设施。“墩”选址于地势高处，白日烽烟、夜晚燧火，一程接一程，快速传达着战争、祸患、灾害等信息。接到烽火警报后，各个地方闻令而动，紧急集结，快速反应。烟墩呈方形塔状，外表石块垒砌，内部夯实泥土，边长八米，高三米五左右，每日有军士守候，备足柴草，随时待命。

我来到李庄村，寻觅这“十里墩”的遗迹。从东北头穿过这个安静的小村落，在西南头出村，已不见路。抬头一看，几道高耸的丘陵绵延横亘在眼前，一条山间小径模糊不清地在杂草丛中向山上逶迤而去。

街头三五老人倚墙而坐，悠闲舒适地晒着太阳。我问老人：“传说中附近有古驿道的‘十里墩’，在哪里呀？”老人一手遮着明晃晃的太阳，一手指向东南方向的高处山岭，告诉我：“那座山叫赤山，烟墩就在山岭最高的位置，可惜现在看不到了。”我沿着他指的方向张望，那是一处企业的大门，“烟墩”的遗迹大概在企业建设之前就已经消失了。

# 寻幽古驿道

□戴发利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如果“烟墩”的消失意味着天下太平，那也是“烟墩”所乐见的。

### (二)

离开“十里墩”，我又向上魏家的“二十里墩”而去，依然未果。

路上有开着三轮车驶过的村民，见我东张西望，便放慢速度，眼神友善地询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。当听到我的来意后，几个村民特意把车停在路边，给我指着路，说他们脚下现在跑车、走人的公路，就是原来古驿道的线路，经过历朝历代不断修整，形成了现在的公路。

听他们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还算欣慰，古驿道是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重生。

村民怕我找不到“二十里墩”会失望，纷纷用手指向村北那处高地说明具体位置，然后又向西指着南北走向和西南走向的拐弯处，告诉我那里过去还有“茶棚”。

“茶棚”并非简单用木棍支着、草席盖着，而是正式的砖石木结构的房屋，有茶馆也有饭馆、店铺、宿舍，行人可以饮茶、吃饭、住宿，也可以骡马等牲口补充草料、饮水。

村民们说，村里年龄大的老人还记得“茶棚”的模样呢，可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都拆掉造田了，但是“茶棚”的名字还有！

村民们又抬手往前指，告诉我，过了“茶棚”位置，继续往前走是一段驿道，叫做“天桥”。天桥南侧是上魏家村和北罗家村，北侧是上口大李家村和上口高家村，两侧深沟纵横。

站在“天桥”上，我似乎听到了古人用锤和钎开凿岩石的声响，叮叮当当，偶尔跳出四射的火星，从久远的年代飘来，又飘向远处的沟沟岭岭。历史时空被压缩，先人复活，我站在那些工匠身边，与他们同处一片天空下……

### (三)

一段废弃的古驿道、一座残桥，出现在我面前。它们静卧在山坡下杂草丛中，一排细高挺直的槐树守候着残路、残桥。它们已经失去了现实作用，像是被历史遗留在荒凉中，仔细搜寻才能看到它们微弱的身影。

古驿道已看不出当年平坦开阔的面貌，像是杂草丛中被

人用脚踩出的小路，伸向前方草丛。

残桥被称为“广济桥”。桥在山坡下，山是“迎口山”，是一座约十万年前形成的火山。桥是单孔，高四米多，宽六米多，石拱为六层青砖构成，就地取材，利用火山玄武岩打造修建，通体黑褐色，石质粗糙，布满密密的蜂窝，沉稳结实坚固，经得住千百年的风雨雨打。广济桥最初建于北宋时期，明朝万历年间，蓬莱乡贤李应褒四处筹集捐款，对桥进行了修补，所以民间也称其“善人桥”。清光绪年间，驻守山东半岛的登州镇总兵章高元又组织人力对桥进行修缮加固，百姓立青石碑，感念其功劳。可惜碑身后来断为两截，不知去向。

所幸，“广济桥”及这段残路，越发引起社会重视，成为研究古驿道历史的珍贵文物。不断有历史文化专家和热心市民前来探访，一睹其历史真容，把它作为古驿道的珍贵遗存加以保护。

古桥旁边是几块平整的土地，三五个戴着鲜艳头巾的妇女正在躬身挖野菜，欢声笑语从她们中间飘出。古桥、残路，如村里的灰衣白须老人，安然躺卧，静看世间变迁、后人生息。

### (四)

过了“广济桥”，来到草庄村。这是古驿道上最大的村子，为行人车马供应粮草而得名，有过辉煌的历史。

穿村而过的古驿道，本是用玄武岩磨制的石板铺就，从东到西，打磨得平整锃亮。但是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在村庄改造中，古驿道上面被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水泥，把青石板盖在了下面，如今已遍寻不见。

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草庄村的辉煌时期。村集体带领村民办企业，发展染线、毛纺、羊毛衫、橡胶、矿泉水等产业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家家都是万元户，名噪全国，轰动一时。如今，村里处处可见当年的鼎盛风貌。村中有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街，两旁绿树成荫，分布着整齐划一的民居，还有成排的别墅，村委会办公大楼有五层之高，对面是大型礼堂。虽然都有40多年的历史，但依然透露着当年的豪华气派。

在村委会值班的王大叔今年已经71岁，20世纪80年代初从部队复员回到村里，一直在村里任职。他告诉我，当年村里兴旺时，外来工人就有近2000名，村里专门给工人建了宿舍楼。村民家里买电视机，村集体给补贴一半的钱。那时候，天

南海北包括国外的客户，都慕名到村里谈生意。但他也承认，这些年，村庄发展落伍了，年轻人大部分外出，原来村里有四五百户人家，现在连一半都不到，而且老人居多。

说起古驿道，王大叔的眼神里又透露出自豪和自信。他说，现在村里正在沿古驿道两侧把闲置民房改为民宿，还要建一个历史文化展览馆，再现草店历史文化开放的辉煌。

沿着王大叔指的方向，我在村庄里的古驿道上边走边逛。脚踩的虽然是水泥路面，但我能感受到水泥封盖下的那些青石板路的气息。我想，或许它们将来会重见天日。

### (五)

沿古驿道继续前行就是三十里店村，也是“三十里墩”的位置，再经西正楼下村、大姜家村、河润村出蓬莱境，过黄县（今龙口）的诸由观、黄县城，走莱州、青州，便到达济南府。

我没有再往三十里店方向去，留作下次吧。本乡本土的我，对三十里店也很熟悉，去过了多次。三十里店村距蓬莱、黄县古城均30里，当年商铺林立，东西南北往来的人群络绎不绝。村头的“三十里墩”，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发挥过重要的军事作用——一旦发现入侵的日伪军，便迅速在烟墩上方点起烟火报警。

返回途中，我拐进了古驿道旁另一个小山村——上口高家。小村庄很安静，街上几乎没人。村中心的河边开阔地带，有一座大概建于三四十年前的二层小楼，内设小卖部，屋内还是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代销点的陈设。店主60岁出头，白白净净，身上看不到终年田野劳作的痕迹。他说，现在小卖部卖的东西就是临时给村民应急，大家平时都是在网上购物，他也不靠这个赚钱，就是习惯了这样每天开着门维持着。他自己也网上买生活用品，还向我透露了一个购物“秘笈”：“你看，这瓶酒在饭店卖15块钱，我在小程序上买，才3块多！”我有点惊讶，“小程序”一词他竟这么熟练地脱口而出。

在乡村间上坡下坡，左转右转，很快就来到了公路上。村里鸡犬相闻、炊烟袅袅的宁静瞬间消失了。公路上汽车疾驶，一辆接着一辆，汇在滚滚车流中，我竟然一下子没有适应过来。我的思绪里还萦绕着古驿道，还在久远的历史年代里神游。

古驿道，承载着中华文明不绝的流动，也承载着中华文明从远古走向今天。

以今天的现代化交通和信息化水平来看待驿道驿站，其缓慢得无法想象，但是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，走得沉稳、坚实、坚定，不辞劳苦。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，行而不辍，未来可期；山再高水再长，也长不过我们不停的步伐、不息的坚持和执着。

此时，我想听一曲音乐抚平心情，车里播放的竟是李叔同的《送别》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……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……”

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叶，烟台兴起一股西装热。

改革开放前，国人的服装基本以中山装为主。我长那么大不仅没见过西装，甚至连名字也没听说过。记得第一次见到西装，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。那时烟台还不大，每到周末或节假日，在文化广场、毓璜顶公园等一些休闲场所，总能看到一个扎着一条皱巴巴的红色领带、整套西服像水桶般箍在身上的老头儿。这身打扮，在“远看一大堆，近看蓝绿灰”的当时，显得格外扎眼。老人年逾八旬，彬彬有礼，颇有学问，还十分健谈。据称他会测生辰八字，身边总围着不少年轻妇女，她们在啧啧评论他西服的同时，还要求他为她们算一卦。记得妻子当时讨得的话是：“你（指妻子）会过日子，能存得住钱。只可惜你对象不太听你的话，否则你家的日子会更好。”这句话日后成了妻子手中的利器，我们俩一旦在生活中发生矛盾，她总会用这句话来降我。

在人们的印象中，烟台仿佛一夜之间兴起了西装热，这实际是人的习惯性思维在分析与判断上出现的偏差。烟台是小城市，在时尚的接受度与包容度上，明显滞后于大城市。烟台真正的西装热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顶峰。那时不光机关事业单位，就连企业职工一律穿西装上班。以我单位为例，公司上万人，虽然没有人在着装上刻意要求，但每个人上班或外出办事时，都穿得西装革履，好像这样才算正规，才像办事的样子。

记得我是在1987年做了第一套西装。那时工资很低，我们很少去百货商场买成衣，我每年一套中山装，都是布料到裁缝铺做的。我的第一套浅灰色西装，上衣为单排扣、平驳领，衣服后襟不开衩，衣服下摆为方角，这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款式。这套西装我穿了三四年，上班、劳动甚至参加婚礼都穿它，可以说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我的第二套西装是黑色的，上衣为双排扣、戗驳领，后巾为单开衫。这套西装是请我的一个邻居做的，她没有正式工作，依靠缝纫手艺养家糊口，在我们那一带小有名气。由于长年累月地低头干活，她40多岁便出现了严重的驼背。她的衣服做得很仔细，我穿上后自我感觉良好，只可惜在一次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路上，摔了一跤，好端端的衣服破了好几个洞，让我心疼不已。

我的第三套西装是买的。1992年我去深圳出差，在深圳国贸大厦闲逛时，看中了一套商标为“九牧王”的蓝色西装。这件西装的下摆为圆角，后襟双开衩，还带了一件与衣服颜色相同的马甲。尽管价格不菲，我还是咬牙买下了。我原来扎的领带都是在烟台的夜市上买的，为了这套西装，我决定买条金利来领带。但这个牌子的领带特别贵，一条要三百元。我利用在深圳的机会，请去香港办事的朋友为我捎来一条。于是是免税商品，只花了不到50港币。这条金利来领带为绛紫色的真丝面料，手感好，色泽温润，外观亦十分挺括，用久了也不会变形。在参加婚礼与宴会等一些正式场合，我一般扎这条领带，至今它仍被我珍藏在衣柜里。

至于那时的职业女性，也照样穿西装、扎领带。不过，她们的西装大部分是工装，即人们所说的职业西装，这种情况在一些为民服务的窗口单位格外明显。而夏天的女式西装一般为套裙，由于是裁缝现场为她们量体裁剪，因而都做得紧身合体，展现出女性凸凹有致的曲线美，看起来十分养眼。直至今天，这些西装仍是银行、电信、房产中介、酒店等单位服务人员的不二服饰。那年妻子所在的单位统一为女职工做职业套裙，而她正忙于办理厂内调动，结果衣服被弄到了二上（烟台土话，两不管）。妻子跟厂子打了很长一段时间“官司”才得以解决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潮流仿佛一夜之间来了个大转变，街面上开始流行休闲服装。休闲装最大的特点是多样性及简洁性。而其着重强调舒适性和随意性，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与追捧。应该说，休闲装是追求自由与个性的设计师在服饰方面的倾情之作，亦是对快节奏生活束缚的清晰表达。

我最后一次买西装，是2001年在烟台举行的一次服装展会上。那件平驳领单开衩西装上衣的布料、工艺都十分考究，由于没有配套的裤子，商家减价处理。进入本世纪初，日渐式微的西装不再一枝独秀，服饰呈现群芳争艳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。服饰如此这般变幻莫测的演变，也从侧面佐证：很多事情，时间会帮助我们作出最好的决定。

现在，穿件T恤即可出门，我反而怀念穿西装的年代：妻子站立面前，细心为我系领带，空气中弥漫着我们年轻的气息。

## 鹭翔村的烟火传奇

□樊军



品；西屋两间，一间作为厨房，烟火升腾，烹饪着生活的酸甜苦辣，另一间则堆满杂物和回收的生铁原料；东南角是简易的“鸡架门楼”，苫草覆顶，虽不华丽，却充满质朴的生活气息。院中央，一座炉子稳稳支起，打铁用具一应俱全。东面的榆柳前，北面的古宅崖等周边村百姓闻讯而来，定制锄、镰、锨、镢、犁、叉、铲、镐、锤、耙、鏊子、斧头、菜刀……足足几十样农村不可或缺的器具，在这里的一锤一敲的敲打中产生，带着铁匠师傅的温度和匠心，走进千家万户。

院子里的打铁木墩最有年代感，是个三叉腿的老国槐枝干，齐膝高，粗壮而坚实，见证了无数次铁与火的交融。上有锻打铁器的铁砧子，厚厚的铁身足有一块厚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铁锤的敲击让四条厚重的铁腿嵌入木墩面，槐木支腿在地面上形成了深深的窝坑，那是在烟火气息中留下的岁月印记。

打铁是一门技术活，也是一门艺术。就拿打菜刀来说，过程复杂而精细。蒋雄将选好的铁块放入炉火中，熊熊烈火舔舐着铁块，直到它通体透红，好似一块夺目的红宝石，映衬出师傅坚毅黝黑的脸庞。只见他迅速用长钳将铁块夹出，放在铁砧上，此时，手中的响锤便开始舞动。响锤扁平状，木柄光滑，每次轻轻敲打，就像在演奏一首乡村交响曲，并引导着徒弟规律敲打。随着一次次的锤击，铁块逐渐变成了理想的刀形，边缘光滑，尺寸精确。“嘣嘣嚓，蹦蹦嚓”，那富有韵律的声音，在清晨的空气中回响，在清水河上激荡，传出很远很远。

当铁块被锻打到一定程度，蒋师傅便开始专注干菜刀柄的铁库锻造极具技术难度，它不仅要与刀身完美契合，还要便于安装圆柱型木柄，一头略尖，刀柄铁销穿出，再倒扣回嵌，固定住整个木柄，既坚固又方便使用者握持。打制铁库的过程中，师傅的每一次敲击都需精准有力，时而轻敲塑形，时而重锤夯实，徒弟默契配合，师傅指到哪里，他就敲到哪里。等到铁库成型，师傅会在火候最佳时把它镶嵌在刀柄上，最后放入冷水中淬火。瞬间，一阵水汽升腾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，一把锋利菜刀的雏形便形成了。

由于师徒二人手艺精湛、价格公道、童叟无欺，他们的名声在清水河沿岸的十里八乡越来越响亮。经媒人牵线，蒋雄在此娶妻生子，扎实下来，家族也逐渐壮大，形成了聚落，乡亲们亲切地称这里为“蒋家炉上村”。每到春秋耕、秋收前，铁匠铺就格外忙碌。大清早，打铁的号子声、撞击声便打破了村庄的宁静。孩子们听到这声音，总是三五成群地尾随大人跑去，在铁匠铺外观看，手舞足蹈，欢呼雀跃，眼眸中瞬间绽放出好奇与兴奋的光芒。

明永乐二年，徐姓人从青州府迁到村里，买下蒋姓的田产，在此繁衍生息，逐渐成为栖霞境内典型的徐姓村庄，村里还有郝、王等姓氏。随着蒋姓的外迁，徐氏族人觉得原村名“蒋家炉上村”太长，便去掉“蒋家”二字，易名为炉上村。

时光荏苒，到了清末，徐氏十三世徐砚田续修族谱时，与村里主事的老人商议，觉得“炉上村”的名字不够文雅。他们望向村西的清水河，那里风景如画，时常可见白鹭在水面上翱翔、嬉戏、翩翩起舞。于是，一个充满诗意的新名字诞生了——“鹭翔村”。这个名字既与原“炉上村”谐音，又文雅而富有意境，让人不禁联想到《滕王阁序》中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美丽画面，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。

曾几何时，铁匠铺里炉火熊熊，锻打之声此起彼伏，在清水河畔交织成一曲奋进的乐章。如今的鹭翔村，炉火虽已沉寂，岁月的痕迹却依然可见。那些古老的故事和民俗，依旧镌刻在村民的心中，成为了鹭翔村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## 当年那股西装热

□潘云强